

張大千傳

(四八)

——獨立蒼茫自吟詩

民國五十一年重九前，大千三哥麗誠想來巴西未成，是年重九，大千作〈山水〉，充溢著手足思念之情，和不得聚首的悵惘。

五十二年秋，心瑞母女在八德園探親期間，大千作〈峨嵋山圖〉，題識中回憶和四哥文修同遊峨嵋之樂，感傷轉眼已是十八年前舊事，不知何日才能重續峨嵋三頂之遊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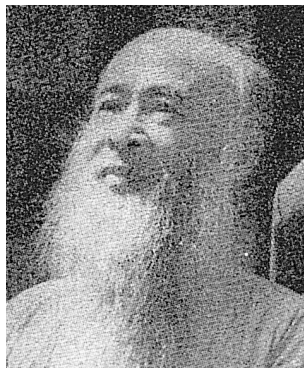
〈峨嵋山圖〉後來由心瑞帶給住在內江的四伯父文修。大千於五十四年秋接到文修來信，表示他腳疾嚴重，已經不能行動，全賴女兒心仁照顧。

大千回信時一字一淚地寫：

「老年手足天各一方，無有團聚機會，苦痛不可言……」

五十五年春，想到文修，拈筆疾寫〈黃山舊遊圖〉，題：

「丙午春仲，寫黃山舊游，寄呈修哥



海正。吾哥年八十有二，弟亦六十八矣，相望不得相見，奈何，奈何！八弟爰。」

畫中黃山頂上，三人相聚清話，一人獨立峰頂，配上〈別時容易〉開章，使人見之鼻酸。又作〈自畫像〉一幅，題：

「獨立蒼茫自吟詩。丙午春二月作于大風堂。」二畫分贈文修和心仁，感謝姪女照顧老父，替八叔分憂。（註一）

〈花卉冊〉（八幀）、〈蔬果冊〉（八幀）分贈門生世侄李順華及其妻子雪梅；二冊都是農曆二月下旬揮灑的成果（註二）。

兩冊雖屬沒骨小品，花卉不過海棠、芍藥、紫薇……蔬果僅為白菜、葡萄、筍、紅蘿蔔、茄子等常見之物，但在大千筆下，生氣勃勃，妙趣橫生。無論水墨或設色，俱見精微可喜（圖一、

王家誠

二)。

民國五十五年春夏之交，台灣媒體報導前駐法大使館文化參事，現任職比利時布魯塞爾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」我國代表處的郭有守，棄職投共的消息，朝野均表震驚。

當時不僅國內資訊有限，在歐美等地，有關訊息也很混亂。

瑞士日內瓦的報紙報導，更令人感到神秘莫測：

瑞士警方逮捕了兩名間諜嫌犯：中華民國的郭有守和中共駐法大使館的一名三等秘書。不旋踵間，又報導這二人已被中共駐巴黎大使館派專車從瑞士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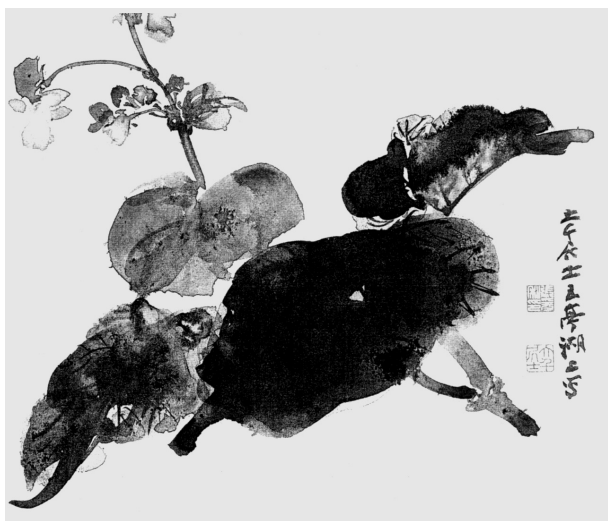
走。

中華民國駐歐外交人員向法國政府要求與郭有守會面，中共大使館以郭有守向他們求助，願回大陸為由而堅拒會面。

不久巴黎電視台播出郭有守被帶至巴黎機場的畫面：

他頭戴氈帽，帽簷很低，看不到臉上表情。身體好像很衰弱，左右有人扶著。看來又像被迷，喪失了意識般地向關門走去。

兩旁有媒體記者和同事大聲提醒他，若非出於自願，只若呼救，便可報警救助，但他充耳不聞，終於木然地任



圖一 大千為弟子李順華畫〈秋海棠〉



圖二 大千為李順華妻子雪梅畫〈茄子〉

人扶持上機。

對他投共的動機，有種種猜測和傳說。他留在大陸的妻子楊雲慧的家世，是引起猜測的重要因素之一；大千驚聞訊息之後，就在詩中寫：

「落拓杜司勳，長貧鄭廣文，竟爲妻子累，遂作死生分。人道君從賊，吾知賊陷君，已枯雙眼淚，音訊不堪聞。」（註三）

有守妻子，是毛澤東老師楊度的女公子，大千以前就擔心大陸方面會藉有守的妻子，對他展開統戰，他也憂心有守對故鄉現狀存有不切實際的幻想；而〈大千狂塗〉十四幀冊中的許多作品，就是對有守的一種勸諫。他攜麗人遊瑞士雪山，看在大千眼中，反而使他對有守比較放心。

大千把心瑞母女帶返八德園居住的動機：

「我總以爲把她母女倆帶回巴西，讓她們住一段時間就把觀念變換過來了，我也懶得與她辯論啥子政治」。大千告訴謝家孝的結論是：

「才不是我想的這樣簡單。」

他對有守遠自歐洲到八德園作客，也抱著這樣的想法，波平如鏡的五亭湖、煙雲飄渺的勝蓋舟羅山、參觀移民已好幾代的日本養雞場和花園……早屆

退休年歲的有守，豈不該掛冠歸隱，像他一樣投荒異鄉度過悠悠遊山林的晚景；結論同樣「才不是我想的這樣簡單。」

王之一在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中透露，當時有人傳說郭有守爲中共對張大千統戰沒有成功，就帶了張大千一批畫回歸大陸去了。

奉父命打探有守消息的張保羅，和國立歷史博物館何浩天館長都證實並無其事。

保羅指出，有守回到大陸後，曾寄信給西德一位他最信賴的華僑，表示他是被綁架回去的。保羅又舉所見巴黎電視台的錄影帶，告訴謝家孝：

「郭有守完全是被綁架、挾持，在半迷糊狀態爲中共弄回去的，絕非他本人意願，這件事對我們老人家是很深的刺激……」（註四）

謝著《張大千傳》中透露，大千經此刺激，唯恐類似有守事件發生在他身上，此後無論巴西、日本、美國，一旦與中共建交，他就「危邦不居」，遠離那片土地，至於子女，就無這樣顧慮了。

大千遣保羅前往巴黎和布魯塞爾打聽有守下落，除關懷外，也設法取回託有守辦理展覽的一批畫作；這一點保羅達成了任務。

大千生前，在台灣的大型畫展，多在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行，該館收藏大千

作品，在國內首屈一指，並印有張大千畫冊、書畫集十餘種之多；該館和大千接觸之深不難想像。據前館長何浩天在電話訪問中透露，郭有守被帶離巴黎當日，陳鵬飛大使聞訊趕赴機場，可惜未得結果。其後傅唯新專員前往郭有守寓所整理所遺物品，除他平日收藏名作外，以大千作品為主。大千托付有守作品由保羅取回，其餘六十多件落款貽贈有守作品，大千一介不取，統由歷史博物館收藏。

由此可見有守出走並非「預謀」，本文所轉載多幅大千題贈有守的作品，均出自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品中。只是這些有守珍藏過的作品，也一幅幅鮮活地存在大千心中，不時浮現眼前，成爲他對這份濃密親情的永恆追念。

〈後澗〉，畫的是黃山雲海的一景，民國五十一年在八德園當著有守面揮灑而成，收在贈有守的《黃山山水》冊中（共十二幀）。大千含淚回想畫中的景象和題識：

「〈後澗〉，壬寅七月，子杰四弟從巴黎來至三巴，在八德一月，偶話黃山之游，爲寫十二幀贈別。爰。」

雲霧飄渺中重重的遠峰，淡得似有若無。三數簇蒼松，由遠而近，彷彿在雲海裡浮沈，大千夢中的有守也是那樣，像遠峰般淡得似有若無，像蒼松般

在雲海裡漂浮著（圖三）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王之一追憶有守事件文中，在時間上發生一點誤差；不妨視爲郭有守事件的「外一章」。

五十三年左右，大千在距八德園約五公里處買了一片山場——只能算是一片荒坡，土地貧瘠，是塊種不出農產品的地方。其時大千親自指揮工人平地搭蓋茅屋，目的只爲坐在裡面欣賞從山頭流下來的小瀑布，靜觀它繞著巨石流轉、逝去的美姿。

大千三十多年前結交的好友蔡孟堅到訪，王之一受托到聖保羅接機，把他送到忙亂得連杯茶水也沒有的工地。



圖三 〈後澗〉，大千贈有守《黃山山水》冊之一幅

關於蔡孟堅到訪的動機，王之一別有一番聯想和推測，他在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中寫：

「不久（按，指有守投共不久），又來一位稀客，是大千先生赴敦煌時認識的蘭州市長蔡孟堅先生，他之突然來訪，不知道與郭有守回大陸是否有關。蔡孟堅在台北情治機關擔任要職……」（註五）

在海峽兩岸緊張對峙的年代，一旦有親友涉及思想問題，真是風聲鶴唳，草木皆兵，難怪之一對稀客到訪會有危機感，並替大千捏把冷汗。但問題是他對時間的記憶，可能混淆。

有守到訪八德園有兩次：五十一年農曆六至七月、以及五十四年農曆二月十五。其棄職出走為五十五年農曆三、四月左右。但蔡孟堅到訪八德園則是五十二年，應與有守無關。

之一說他「在八德園沒住幾天就到聖保羅來」，依蔡孟堅〈追憶張大千先生一些真言真事〉中記述，他在八德園作客十天，大千每天為他作畫一大幅。孟堅特別請他畫一幅指畫。條幅中，布置著竹石和古梅，上題：

「戲傲木軒筆法，贈孟堅吾兄教正。弟張爰爪痕」（註六）。

木軒為旅台書畫耆宿馬壽華的號，孟堅在十幅畫中獨挑這幅指畫，請大千

落了他的上款，其餘九幅，分別請落他九位友人名號，以便轉贈分享。

至於引起王之一替大千擔憂的「危機感」，孟堅卻渾然未覺。

五十五年農曆四月中旬，大千在聖保羅有一次畫展。唯四月初和五月中旬，卻分別前往紐約和香港一行，兩地都是來去匆匆，資料中只記他當眾揮毫，或為門生題畫，沒提有什麼確實的目的，推測可能是親到兩地打聽有守訊息。

在紐約，適逢他六十八歲誕辰，友人為他在吳嘉棠寓中祝壽。

吳妻上官清華（淑芸），正在習畫，餐後眾人請她當眾揮毫。淑芸頗為猶豫，大千說：

「我們合作，畫荷花。」

以大千在藝壇的身份地位，這句「合作」便含有提攜後進的意味。吳妻得到鼓勵，如椽巨筆蘸飽了墨，在六尺宣紙上一揮，登時宣紙洞穿，眼看難以收拾，大千見狀說聲「我來」，接過筆風馳電掣地完成一幅墨荷，上題：

「大千與淑芸夫人合作。」（註七）

眾人看了大喜，也暗贊大千對無名後輩的厚愛。

不僅如此，農曆八月在八德園中，更為吳妻精雕細琢地畫了幅工筆設色的〈荷花屏風仕女〉。荷花屏風前面，秀髮



圖四 大千目翳十年所作〈荷花屏風仕女〉

披肩，身著花衣的仕女，轉頭凝視，蛾眉鳳目，花鈿、櫻唇，與衣服上的紅花、屏風上的紅蓮，以及屏風後面露出紅色帷幕相互呼應，形成整體的效果。大千自題：

「淑芸嫂夫人督畫，目翳十年，何更能為仕女阿堵傳神，嫵媚無鹽，無乃笑掉齒牙也耶。丙午八月，弟張爰摩耶室」（圖四）

至於農曆五月盛夏的香港之行，大千下榻樂斯酒店，資料中只找到他為門人林建同和再傳弟子李韶華山水畫的題跋（註八）。香港與內地往來頻繁，大陸消息靈通之地，大千遠道而來，探聽郭有守訊息的可能性很大。

回到巴西後，憶及與有守多年來的交往，尤其四十五年至今在歐洲的十年

間，幾乎年年相聚，無所不談，隨時面對賞音，拈毫揮灑，攜手暢遊名山無數。因作前述之〈愛痕湖〉卷，悵惘同遊相戲之樂不可復得。

其時，空虛的心靈，也極需友情的填補撫慰，他希望曾相約同過隱居生活的高嶺梅到八德園相聚。立即拈筆作〈寄示高嶺梅摩詰山園〉圖（一稱〈招隱圖〉）。

用墨、彩潑灑成的橫幅中自左至右，靈池、林木環繞著的大小畫室、和家人親友共聚的餐廳、波平浪靜的湖水，歷歷可見。款書：

「莫更寒盟負礪阿，十年松已長煙蘿，平分山色重招汝，祇恐黃塵不放过。」

丙午七月寫三巴摩詰山園，寄與嶺梅四弟，知予望眼欲穿矣。爰」（圖五）

丙午年農曆十二月（民國五十六年二月初）在香港大會堂舉行的「張大千畫展」，他似乎並未往主持，正月初六，他不顧兒子和媳婦的勸諫，抱病作〈瓜瓞綿綿〉祝小孫女的兩周歲生日，並張羅在院樹上懸燈結綵，大宴親友。

畫中的瓜和葉，以墨綠和深藍為主調，顯得沉鬱，畫在金箋紙上，卻看不出那種華麗的感覺，也許如張孟休所說的，著墨用色，與他病目脫離不了關係。他在題識的第二段，告訴孫女：

「汝父汝母告以病中不宜辛勞爲諫，不知含飴之樂可以忘憂，予何病耶？自今霍然矣。八德國老人年六十有九」（註九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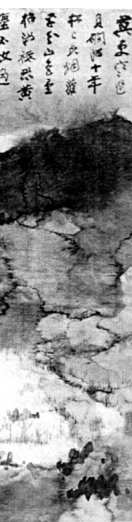
二月花朝，不僅他自己在五亭湖上作畫，更整理一直攜在身邊的六十幾幅臨自敦煌的壁畫。將其中因視力一直無法完成的普賢、文殊菩薩赴法會圖的某些細節，讓門生孫家勤和張師鄭補繪完成。

忙碌中，他反而感到視力似乎有些進步；春天，他只根據著錄，未見墨跡，便追摹李龍眠的〈空林蕭散圖〉，自覺比唐伯虎、仇英有過之而無不及：

「……每欲追樵，以目翳而止，近頃目力稍勝，遂想像爲此。效龍眠作人物者，以趙鷗波、張叔厚爲嫡嗣。此圖雖未能力駕二公，亦未肯與仇唐作後塵也。丁未春爰」（註一〇）

四月初一，六十九歲生辰，大千作潑墨加石青的〈秋水垂釣〉圖自壽。江上，一小群鷗鷺飛翔，蘆葦間，漁艇、釣翁悠閒地擺盪，當是大千自身的寫照。更與元代詩人黃庚的詩意相契合。上題：

「秋水春雲萬里空，酒壺書卷一孤翁，多情只有閒鷗鷺，留得詩人作釣翁。五十六年四月朔拈元人黃庚句爲



此，爰」（圖六）。

同在農曆四月初，目寒六七壽辰，比他的生日只晚一天，張群七八誕辰爲陽曆五月九日，湊巧這一年跟大千一樣爲農曆四月一日。因此爲目寒祝壽的詩畫，爲張群祝壽的通景山水，都在夏初動筆。

他在〈壽目寒六十晉七〉畫上題：

「潛霍娥眉自有真，白頭相對兩嶙峋，收京復國著看近，地老天荒不屈身。」（註十一）

畫給張群的〈蜀中四天下〉通屏（四幅），高約五尺多，寬近一丈二尺。

所謂「四天下」包括：

峨嵋——天下之秀。

劍門——天下之險，莫過於劍門。

夔門——天下雄。

神女峰所在的巫山——以天下幽聞

名，

以蜀中四天下通景屏壽蜀中大老，可算獨出心裁。款書：

「峨劍夔巫孕四天下，出雲導風誰歟匹者。

五十六年歲丁未四月初吉，岳軍老長兄七旬晉八大壽，謹寫故鄉四山，以代尊酒之獻。大千弟張爰三巴摩詰之八德國頓首拜呈」（圖七）

實際上，這組通景屏，一直延遲到五十六年仲秋，才寄到台北張群手中。



圖五 大千心靈空虛，以八德園圖招高嶺梅同隱



圖六 大千以〈秋水垂釣〉圖，壽自己六十九歲生日

農曆四月稍前，大千收到張群寄來為他祝壽的長信。張群勉勵他：

「吾兄藝事名滿寰宇，誠已臻於從心所欲之化境，蔚為我國之國寶，至希加意攝生，益自珍衛，斯不獨故人所殷望，亦中華文化之榮光也。」

信中又談及台北日益繁榮，居住環境喧囂，不得安寧，刻正在郊區物色新居。唯年積日累，物件雜亂繁多，整理起來，頗有無從著手之感（註十二）

大千在農曆五月二十二日回張群信中，感謝關懷、勸勉之外，並說秋天欲在台舉辦畫展，及年底返台的計劃：

「世變日深，人畫俱另入一境，稍積軸幅，擬遵友好之意，於今年秋冬間，在台灣作一次展列，但須仰托大力，始能成事，私意嶺梅、目寒二君，得兄指

示代爲布置，必能相濟益美；已有函兩君，請其晉謁。有以教之」(註十三)

農曆十月中旬，大千收到張群陽曆十一月五日的來信，除了告知大千在台畫展順利成功，更表示對〈蜀中四天下〉通屏的深愛：

「吾兄藝事日進，已臻化境，是圖雄奇瑰麗，洵爲巔峰之作，弟仰體尊旨，萬不敢據以自私，凡有機緣，必當公諸同好，共與欣賞。尤冀國土早日光復，俾將此具有歷史價值之國寶，獻贈四川博物館，以慰鄉人對兄嚮往之忱，而爲吾儕亂離播遷中留一不忘在莒之永久紀念也」(註十四)

△ △ △ △ △

前述張群祝大千六十九歲誕辰信中，提及遷居的難處，正觸動了大千的心事；十多年來他辛苦創建的八德園，即將面臨毀滅的命運。園中的盆景花木龐雜的藏品和傢俱，眾多的脊口及飼養

的動物……即使以往搬遷的經驗豐富，同樣也有不知從何著手煩惱。

預備遷出巴西的原因，王之一稍有記述，可惜沒有寫出確切的時間：

「巴西的確是好地方，聖保羅海拔六百公尺的高原，冬暖夏涼，四季如春，比加州的洛杉磯好得多……摩詰更是世外桃源，人情味十足，如果不是因爲巴西政府承認中共，改變了政治環境；大千先生是無論如何也捨不得離開他二十多年來精心培養的八德園」(註十五)。

巴西承認中共，是原因之一，另一不可克服的難題是，依一九三六年的計劃，當聖保羅市人口到達一千萬時，飲水便成問題，修建水庫勢在必行，而規劃中的水庫位置就在八德園一帶。

據之一記述，大千各地友人聞知，莫不爲之惋惜，如台北徐氏文化基金會主持人徐銘信、香港航業大王董浩雲都有意買下八德園，並設法挽救這座「東



下〉通景(前二景)



圖七 大千祝張群七十八歲壽誕的〈蜀中四天〉

方名園」的命運，可惜均未成功。董浩雲請大千畫幅大畫，裝置在他新造豪華的「翠華號」輪船上，大千應請作〈峨嵋金頂〉，由王之一等二十多人，開四部車送往停泊在三多士港的船上。

其後，大千五十七年寫給台北友人羊汝德信上，對八德園土地被徵收，數年後即將沉入水庫的事，有更深沉的感嘆和詳細的說明。

文註：

- 一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四五二。
- 二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七圖四二之一、八、四三之一、八。
- 三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二頁二九。
- 四、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四七一。
- 五、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頁一八一。
- 六、《傳記文學》卷四二期八頁六三〈追憶張大千一些真言真事〉，蔡孟堅撰。
- 七、《傳記文學》卷四八期五頁一一二〈大千先生兩周年祭〉（續完），張孟傑撰。

八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三九、卷三頁一五七。

九、《張大千九十紀念展書畫集》圖八三。

十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一四〇。

十一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六〇。

十二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四五九。

十三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八頁六〈復張岳軍先生函〉。

十四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四六三。

十五、《我的朋友張大千》頁一七七。

圖註：

- 一、二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七圖四二之一、四三之七。
- 三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頁一〇四，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。
- 四、《無人無我 無古無今——張大千畫作加拿大首展》圖三九。
- 五、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二二一。
- 六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五圖三五。
- 七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四圖八二。

